

锦绣良缘
系列
004

幽梦奇缘

美人兮

上

纳兰静语 作品

相爱相恨费思量，痴心一片谁人知？



一个失宠王妃，两个神秘身份；
三个绝色美男，四国江山浮沉。

她到底是无忧皇后，还是权力棋子？

是梦是真？是命是缘？四彩奇石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里所有的经历，让人匪夷所思；这份独特的爱情，让人终生难忘……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锦绣良缘
系列
004

幽梦奇缘

美人兮

上

纳兰静语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兮 : 幽梦奇缘 : 全2册/ 纳兰静语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61-8
I. ①美…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2260号

书 名 美人兮 : 幽梦奇缘
作 者 纳兰静语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戚兆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56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61-8
定 价 55.00元 (全2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册

- 第一章 初入王府 1
- 第二章 水深火热 30
- 第三章 爱恨始休 56
- 第四章 桃林深深 92
- 第五章 碧誉之心 125
- 第六章 一念无心 153
- 第七章 故人忘却 189

幽梦奇缘
美人兮



CONTENTS
目录
下
册

第八章	寒毒真相	221
第九章	琼林渔女	246
第十章	回宫赎罪	276
第十一章	皇家祖训	304
第十二章	罪女无忧	343
第十三章	一波三折	371
第十四章	皇廷惊变	401
第十五章	江山美人	426
第十六章	莫失莫忘	437

幽梦奇缘

美人兮



第一章 初入王府

睡得正沉，她忽然翻了个身，睡觉时一向不规矩的手打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好痛……”她不满地呢喃出声，迷迷糊糊地睁开蒙眬的睡眼，向一旁的不明物体看去。

“妈呀！”她刚刚还以为，是睡觉前将笔记本电脑忘在床上了，或者是哪里飞来的UFO落到了自己床上，可是现在定睛一看，她不敢置信地低叫一声。

为什么会有一个男人睡在她身边？！

她坐起身，揭开被子，仔细看向身旁那个身材堪比模特的美男。

好帅的男人！她顿时色心大起。

她抬起手，轻轻地顺着他的额头一直画到他高挺的鼻梁，然后缓缓移到他性感的薄唇上，轻轻勾画着他的唇形。

她认定这是老天爷念在她平时上班努力的情分上赐给她的一场梦，既然是这么完美的男人，又是一场可以让她放开胆子的梦，她若不好好利用，不是浪费吗？

浪费是可耻的……

不知是不是太过激动，她隐约感觉到正被自己压着的男人震了一下。

“够了，别玩火自焚！”

一句低沉有力却因隐忍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

她猛地抬起眼，身下的男人终于睁开双眼，眼中带着深深的怀疑和一丝她看不懂的情绪。

总之，他完全满足了自己对美男的要求。

她像水蛇一般趴在他的身上，轻轻扭动，一双小手不规矩地伸到他俊美的脸上，吐

气如兰，“我的梦郎……既然神仙把你送到我的梦中来，我们就好好把握时光啊！”

蓦然间，她只觉整个天地瞬间旋转，男人迅速将本来在上边的她压至身下。

她猛地抬起眼，对上一双半眯的星目。

“花想容，这是你自找的！”男人几乎从牙缝里蹦出来一句话，不待她回过神，如狂风暴雨般的吻便席卷而来。

“王妃！”

“王妃怎么还不醒啊？”

“妈，别吵我，今天星期六，我不用上班……别叫我，让我再睡一会儿！”

“铃铛姐姐，王妃在说什么呀？”

“小姐……快醒醒！”

身旁有人不厌其烦地一直唤着奇怪的称呼，浑身又酸又疼又疲惫的她被吵得心烦意乱，终于她不耐烦地睁开眼，猛地转过头，瞪向床边站着两个身穿淡绿色衣衫的侍女。

“啊？”待看清床边站着的是两个看起来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时，她倏地翻身坐起，“什么情况？你们是谁？”

个子高一些的那个姑娘也是一愣，眼里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快速伸手一把将被子拉高，转头对着个子矮的姑娘低语：“快去给小姐准备热水洗身子，小心些，别让其他人知道。”

“哦……”个子矮的小姑娘傻傻地点了点头，看着个子高的小姑娘的眼神示意，这才有些明白昨天晚上她们在外边守夜时听到里边鬼哭狼嚎一般的奇怪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小脸一红，飞快地转身跑了出去。

一直呆坐在床上的人却猛然间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这四周的摆设，全都是古典的东西！龙凤雕花檀木床，金银双钩纱罗帐，房间里全是古色古香的花瓶、玉器、紫檀木的桌子，四周还飘着淡淡的香味，闻起来倒像是熏香。

站在床边的那个小姑娘，一身古典的淡绿色衣衫，看着自己的眼神透着几分古怪。

“小姐莫怕，我是铃铛。您是不是梦魇了？要不要我去取些安神汤来给您服下？”丫鬟铃铛一边打量着她怪异的神色，一边担心地轻拍着她的肩。

她猛然抬起眼，看向铃铛，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其实她想问这里是哪里，是什么朝代。叫铃铛的丫鬟却在她问出这话时，眼神一闪，仿佛知道她想问什么一样，道：“小姐，现在是东寻国建元三十四年十月。小姐怎么了？为什么会这么问？”

坐在床上的人儿像是猛然惊住了般，看向铃铛，“这是哪？”

“小姐？”铃铛皱起眉，小心地看着她，“小姐，您怎么了？昨夜王爷是跟您说了什么？还是……”

“昨夜？王爷？”她又瞪大了眼睛。

“小姐，您不会是……”铃铛猜测地看着她，“不会忘了您是谁吧？”

她一个激灵，连忙抬起眼，尴尬地笑了一下，“没有，没有……我可能真的是睡觉时被什么梦魇到了，我……我再睡一会儿！”

说着，她一个翻身就将自己蒙进被子里，究竟、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呀！她到底在哪里呀？

她蓦然低下头，看见床上的一块血迹。

“小姐……”铃铛看着她的异样，担心地俯下身。

“我是谁？”她努力保持镇定，深呼吸了几口气，忽然转过头，看向铃铛。

铃铛扯出一丝笑，“小姐，您是咱们东寻国大皇子，也就是锦王萧越寒的王妃呀！”

“王妃？”她一愣，“那我叫什么？”

“小姐，您不是睡糊涂了吧？”铃铛笑着，将她的头发顺了顺，又将她身上的被子好好裹了裹，“小姐，您名叫花想容，是咱们东寻国左丞相唯一的女儿，半年前及笄后的第三天嫁入咱们锦王府，成为锦王的正王妃。”

“那为什么你叫我小姐？”花想容蹙起秀眉，努力让自己不去乱想。

“铃铛是您嫁入王府前从路边救回来的，您忘了吗？后来铃铛和您一起入了王府，小姐您因为……”铃铛突然垂下眼，止住了之后的话，直接说：“是小姐您不让铃铛叫您王妃的，所以才……”

“啊，我记起来了。”花想容尴尬地笑了笑，转头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见铃铛还站在床边，便道：“铃铛，刚才发生的事，还有我问你的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只是睡糊涂了，一时有些头痛……所以……”

“小姐您放心吧，铃铛不会向外人多言的，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铃铛仿佛知道花想容在想什么似的，对着她俏皮地眨了眨眼。

“小姐，您先等一会儿，我去看看珠儿怎么还没把热水端来。您等着，我很快就回来。”铃铛又对花想容甜甜地笑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花想容一见铃铛离开，连忙揭开被子下了床。

当看到牡丹屏风后一面一人高的铜镜时，她惊愕地瞪大了双眼。

那是怎样一张颠倒众生的脸蛋？

这个花想容竟然拥有天人之姿！

花想容不敢置信地又摸了摸脸。

“云想衣裳花想容……竟然是如此的花容月貌啊……”她不禁喃喃出声。

这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她穿梭时空了？

难不成她有什么前世纠葛或孽债未了？再不就是老天爷太待见她，便拿她当消遣？

可是可是……为什么像她这样的大美女，嫁进王府半年，昨天晚上才把第一次给送出去？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花想容依然呆呆地立在铜镜面前。铃铛与珠儿端着水走了进来，在房间后边开了一扇小门，在里边捣鼓了半天，才一起走过来，扶着处于离神状态的花想容走了进去。

那里是一座五六平米大小的白玉筑成的圆形浴池，满满的全是温暖的水，水上飘着茉莉花瓣。

这之后的两天里，花想容把自己憋在房间里呼呼大睡，只希望能睡回去。

连续试验均告失败后，她终于认命地接受了这一切。她对于未来有太多迷茫和无奈，对于这个时代有太多好奇和不解，却也只能在认命之后，拉着那个懂事到吓人的铃铛，让她跟她讲自己好奇的所有事。

当然，就在她连续睡觉加适应这个时代的几天里，那个所谓的她的丈夫，所谓的锦王，根本没有来看过她一次，仿佛，她的存在只在这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外边的世界根本与她无关一样。

她们所在的地方是这个大陆上四个强盛的国家之一——东寻国，其他三国分别为南誉国、西通国，还有北疆国。东寻国和西通国主要以陆路为主，南誉国却几乎等于是个水上之国，不论走到哪里都是水，都是船。北疆国却是常年下雪，极寒之地。

而她，花想容，是东寻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花谨庭之女，半年前嫁给锦王萧越寒为正妃。

原因是，花想容从小知书达理，为人却冷漠无趣，半年前嫁入锦王府。据说在洞房花烛夜时，萧越寒进房后不出一炷香的时间，就冰寒着脸离去。众人皆不知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他自此再也没踏进她的雪灵园半步。之后萧越寒先后纳了一个侧妃和一个侍妾，半年来虽然与花想容相敬如宾，却没人知道萧越寒究竟在想什么。前几天，萧越寒的那位岚侧妃说一直冷落王妃也不好，怎么也要他前去雪灵园住一晚。

花想容一听就知道是岚侧妃想装贤淑，好早点霸占王妃之位。岚侧妃也知道生性冷漠的花想容绝对不会让萧越寒和她自己真的发生什么，所以她笃定这一夜两人定会平安无事。

可没想到……

花想容泪眼朦胧地坐在窗前，揪着手里惨不忍睹的花瓣，噙着嘴，哀叹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为什么她那晚要犯花痴，被美色左右……

听铃铛说，这东寻国的势力分属三方，一方为锦王萧越寒，另一方为二皇子，也就是荣王萧洛寒，再一方，便是她的爹爹，左丞相花谨庭。

岚侧妃的父亲是从一品的左都御史，手里有一定军权，虽然不及萧越寒和左丞相的多，

但也有一定用处。

花想容发现，也许，自己会是一个利益的筹码。

她嘴角翘起一丝笑，龙虎斗，也许是比任何电影和音乐都值得消遣的东西……

花想容待在房间里已有十日之久。这天，她走在锦王府里，见丫鬟、家丁、侍卫递来的目光里有惊讶，有不解，也有好奇，便转头悄悄问铃铛，然后才知道。原来这半年来，花想容一直把自己闷在房间里，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她才会走出来，平日里只在雪灵园里作诗作画，弹琴刺绣。

她怕见到谁？还是怕谁看到她不受宠的模样？

不去理会下人各异的眼光，她挺胸抬头，沿着小路，一路享受着午后暖洋洋的阳光，仿佛这条路通向她梦寐以求的自由。她脚步轻快，哼着即兴编出的儿歌。

忽然，眼前落下两片不知从哪里飘来的红色叶子，花想容伸手接住，仰头向四周看了看，“铃铛，你不是说东寻国没有冬天吗？那这深秋时的红叶怎么会落在这里？”

“回小姐的话，东寻国不是没有冬天，只是冬天不太冷。秋天会落叶，自然有红叶。”铃铛恭敬地答话。

花想容垂下眼，看了看手里的叶子，又转眼看向面前仿佛是花园的地方，快步走了过去。

一座人造假山，一条人工开凿的溪流，两旁是高低不等的石头砌成的护栏，小溪通向王府之外，水十分清澈。

花想容又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两片叶子，兴从中来，她叫铃铛取来笔墨，在红叶上写起字来。

铃铛看着花想容写字的动作，不仅没有多问，还在嘴边泛起若有若无的笑意，灵动的眼里闪过一丝精光。

花想容在两片叶子上各写下一首诗，对着风吹干，笑盈盈地将笔放下。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铃铛俯身看着花想容手里的叶子，道：“小姐，您写的诗真是越来越有意境了。”

花想容一愣，这哪里是她写的，明明是她盗来的好不好？

“这首？”铃铛转眼看向花想容另一只手里的诗，顿时双眼放光。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花想容喃喃念了出来，嘀咕：“想要让自己像原来的花想容一样端庄娴淑又才情满腹，还真是要多准备些诗来武装一下呢……”

此时，花园左侧的石门处走来一对男女。

岚侧妃看向坐在溪旁手捧红叶念诗的花想容，先是一愣，随即满眼火气，狠狠瞪着她的背影。

而她身旁，正是那位花想容最近很不想见到的丈夫，锦王萧越寒。

花想容感觉到传来的两道不一样的视线，缓缓站起身，见红叶上的墨迹全干了，这才俯下身，将两片叶子放入水里。

“小姐，您这是……想给谁看？”铃铛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有缘人吧。”花想容似笑非笑，全然不在意身后已经走近的两人。

“啊！王爷……”铃铛仿佛刚看到萧越寒与岚侧妃一般，猛然吓了一跳，转身便跪了下去。

萧越寒面无表情地看着花想容，又略扫了一下她紧握的拳头，忽然感觉，眼前虽然是背对着他的一个背影，但仿佛是换了个人一般。

花想容深呼吸了一口气，堆起满脸灿若朝阳的笑，快速转过身，双手微叠，置于左腰处，行了一个大大的万福礼，“妾身见过王爷！”

岚侧妃呆站在萧越寒身旁，满脸震惊。

萧越寒面色不动，直到花想容身体有些僵硬时，他才微勾起嘴角，“王妃乃本王正妃，平日不必行此大礼，起身吧。”

花想容连忙直起腰，抬起晶亮的大眼，笑盈盈地看向似是无心理她的萧越寒，在心里骂道：明明就是看姑奶奶我站不稳了，才肯说句起身；明明几天前的晚上，还在我的房间里热情得跟什么似的，现在倒装正经了。

花想容越想越觉得这萧越寒是黑心鬼，她特意将怒意化为笑意，嘴角弧度已经到了刹不住的地步，直到岚侧妃开口。

“想容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啊？刚刚妹妹似乎听到想容姐姐说什么……寄与有情人？难不成姐姐正在思念咱们王府外的……”岚侧妃的话还没说完，只见萧越寒脸色骤寒，冷冷地瞟了她一眼，岚侧妃瞬间抖了一下。

“不过是闲着无聊，捡到两片红叶，题上两首闲诗，放入溪流玩玩罢了。对了，听说岚侧妃大想容三岁，不必因身份而唤我如此，长幼有序，虽然我为正你为侧，但这句姐姐，想容可是受不起的。”花想容撇嘴一笑，那个“侧”字被她咬得极重，目光始终盯着萧越寒，无视脸色早就沉下来的岚侧妃。

萧越寒略看了她一眼，仿佛并不喜欢她以这样不容忽视的态度出现在他面前一样，冷声道：“时入深秋，天气转凉，王妃身子单薄，还是回雪灵园休息吧。”

“妾身告退。”花想容又是灿烂一笑，故意想要紧贴着萧越寒走过去。岚侧妃见状，连忙换身到萧越寒右侧，紧紧挽着他的手臂，悄悄伸出一只脚在花想容面前。

花想容不恼，笑意更浓，转眼对着与她有一人之隔的萧越寒抛去一个暧昧至极的眼神，然后仿佛没看到脚下的障碍物一样，狠狠踩下去。

“呀！”岚侧妃一声尖叫，连忙收回脚，双眼愤慨地瞪向一脸淡笑的花想容。

“岚姐姐下次落脚时要注意，有些时候，不该触及的地方，要适可而止，免得自己受伤。”花想容不再看那边若有所思的萧越寒，而是对着岚侧妃妩媚一笑，携着铃铛昂首挺胸地朝雪灵园走去。

“小姐，那个岚侧妃一看就是故意想让你摔跤的，您怎么还那么善良，给她台阶下？”铃铛随花想容回到雪灵园，愤慨不解地看着站在窗前微笑的花想容。

“我善良？”花想容嗤笑一声，“你看主子我哪里善良了？想要征服男人，不急在一时……”当然，她并没想去征服那个萧越寒，那男人浑身上下都透着危险。

她不过是想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找到一方安宁，寻到回去的方法，但是，既然她现在是花想容，她便必须去为花想容争取她应得的一切。或者说，她可以试着玩一玩，玩得风生水起，也不失为了一件乐事。

第二日，铃铛突然风风火火从园外跑了进来。

“小姐！”

“这是怎么了？”花想容站起身，扶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铃铛，一眼便看到她手里捏着的红叶，问道：“这是？”

“小姐，王府外边似乎真的有您的有缘人！有人把叶子给您送回来了！”

“送回来了？怎么送？我记得那溪流只是向外流去，并没有可能流回来呀……”花想容不可置信地笑问。

“是真的！刚刚王府门外的侍卫派人叫雪灵园的过去取东西，我一看是红叶，本来也想不通，但这叶子上也写了诗，虽然铃铛认字，却有些看不明白……”

花想容狐疑地接过铃铛手里的红叶，转身对着窗外的阳光看上边的字。

“卿本异世魂，误入锦府深。若想归故里，城外绿植村……”花想容读了半天，脸上染上一层喜色，“居然只凭红叶上的诗就知道我是……”

铃铛悄悄伸过头看去，“小姐，这上边写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铃铛，咱们锦王的封地是哪个城？”

“锦王的封地是距离皇都一千五百里之远的江元城！”铃铛眨眨眼，答道。

“那在江元城外，有没有一个叫绿植村的地方？那里有没有什么半仙啊活菩萨啊，或者法师能人什么的！”花想容兴奋地问道。

“绿植村？”铃铛皱起眉摇了摇头，“不太清楚，半年前铃铛随着小姐嫁过来时，是与小姐您一起坐的龙凤七宝马车，四周都是大红色的围帐，根本看不到外边的。”

“那好，铃铛你帮我找件男装，随我出城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绿植村！”她坚信，只要找到这个人，就一定能找到回到的办法。

铃铛惊愕地瞪大眼睛，“小姐，我们连王府都出不去，又怎么出城？”

“我是王妃，怎么就不能出王府了？”花想容面色一顿，不解地看着铃铛，“难道我被禁足了？”

“小姐，咱们锦王府不比丞相府。锦王府里平时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都必须是王爷准许的人，整个王府戒备森严。以王妃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有人敢让你随便出去，除非王爷答应。不然，就是您拿到了王爷随身的腰牌，侍卫见到腰牌就会放我们走，否则根本不能出去！”

“腰牌在哪里？”

“在王爷身上……”

“小心点……”花想容猫着腰，快步蹿到前院的一处盆栽后边，转身扯了扯紧跟在身后的铃铛，道：“一会儿千万别出声啊，见机行事。”

“小姐，其实就算我们扮成了小厮，也是出不去的……”铃铛无奈地看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花想容，摸了摸鼻子，又看了看她身上的小厮装扮。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花想容转头翻了个白眼，“你跟着我便是！”

花想容看到前边有几个侍卫走过去，连忙拉起正一脸好笑看着自己的铃铛往前走。

“什么人？”刚刚走过的侍卫立刻转过身看向她们的方向。

花想容一惊，紧紧拉住铃铛的手，像老鼠一样快速蹿进一旁的花丛里，趁侍卫在寻找她们的时候，转身逃向大门处。

到了那边，花想容这才从铃铛背着的包袱里拿出一只大篮子，又在里边装了几片事先预备好的绿绿的白菜叶子，然后猫着腰，低下头和铃铛向前走。

“站住！”门前的侍卫看着低头猫腰的花想容和铃铛，“你们是刚才给府里送菜的？”

“是的、是的。”花想容粗着嗓子连连点头。

“不对呀，刚才进来的两个人，不久前不是已经离开了吗？”侍卫甲冷眼看着花想容。

“刚刚进来的那两个人是和我们一起的，我们在凌晨你们轮班之前就进来了，所以你们没见到我们。另外，今天送的菜比以前多了些，可能是你们府里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便分成了两批来送。”

“是吗……”侍卫乙摸着下巴，“那你为什么一直低着头？把头抬起来！”

花想容在心里低骂了一声，只得抬起头，对着两个正仔细看着自己的侍卫灿盈盈地一笑，两个侍卫当场愣住，她连忙抓起铃铛的手，低下头就往外跑。

“站住！”两个侍卫回过神来，转身就欲追出来。

“小姐！”铃铛在身后着急地叫她，花想容无心多管，只一味低着头，横冲直撞就想出去。

没看清脚下路的花想容只觉撞上一个很结实又很有弹性的东西，她在心里暗骂，猛

地抬眼看去，愣在当场。

萧越寒脸上闪过一丝近乎嘲讽的笑意，“王妃这是在做什么？”

花想容连忙从他怀里跳了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灰溜溜地扫向萧越寒腰间挂着的那块龙纹白玉牌。看样子，那就是所谓的腰牌吧。

花想容突然扯出大大的笑容，“妾身想念王爷了，听说王爷忙了一上午才回府，便想出来看看，哪知府中侍卫不放妾身出来。妾身实在想亲自迎接王爷，所以才……”

“如此？”萧越寒低眉一笑，看起来对她的甜言蜜语很受用，“王妃此时看到本王了，我们可以回府了吧？”说着，萧越寒越过花想容，便朝门内走去。

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下脚步，微微侧过头，仿佛是在看花想容，又仿佛没看她。花想容眯起眼，她很清楚他侧过来时脸上的表情。

非常的，不屑。

花想容转过头，看向阻挡在自己面前的两个侍卫，愤愤地将手里的大竹筐扔在地上，转身迈着大步，走了进去。

“小姐……”铃铛连忙跟上。

“王爷！”花想容跑进王府，看向正往前厅走去的萧越寒，唤了一声。

萧越寒顿下脚步，微微侧过身，看向花想容，“王妃何事？”

“王爷……妾身最近觉得一直未能尽到王妃的责任，所以想找个时间跟王爷说说心里话……不知道王爷，今晚可有空？”

花想容露出魅惑的笑容，迎上萧越寒那双仿佛能将世间万物都吸进去的深邃眼瞳。

“没空。”萧越寒微微挑眉，转身走了。

偷窃腰牌的第一个计划，宣告失败！

花想容现在的目标十分明确。她没办法再去以静制动，因为那个诡异非常的王爷根本对她毫不在意。

好吧，既然如此，享受了十多天安宁奢侈生活的花想容，便要开始真正的战斗了！

目前她能想到的方法是：第一，把萧越寒弄晕，直接从他身上拿走；第二，让萧越寒对她动心动情。

她就不信，她虽然不如原来的花想容才情满腹，但好歹以前是著名的舞蹈师，专修古典舞的她还没到魅力惨跌至负数的地步。更何况，现在她还拥有这样的身材，这样的相貌。

定下目标的第一天，顶着一双熊猫眼的花想容迈进雪灵园的书房，将这个国家乃至这个陌生的世界，全都解读了一遍。

第二天一大清早，花想容就派人叫来裁缝师，选了几匹柔滑好看的上等布料，定做了三十多件素色与十几件艳色的新衣。当然，衣服样式完全是她自己画的。这里的一切都繁琐得要命，先是这个发型那个发型，再是衣服里环套外环，又臃肿又难看她实在

受不了，于是设计了几套改良样式的新款，有露骨的，也有含蓄的，还不忘做了几件白色半透明的睡衣。

第三天，花想容拉着铃铛坐在房间里，询问萧越寒的喜好与习惯等等诸如此类……

一个月后，花想容身着一袭天蓝底衬的白色蚕丝新衣，让铃铛为她梳了一个蝴蝶髻，坠了几颗小巧圆白的珍珠，便坐在后花园中看书诵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念完，还抬起手做了个状似抹泪的动作。

她“不经意”间发现正缓步走来的萧越寒和随行的侍卫，连忙擦了擦“眼泪”，站起身盈盈地做了个万福礼，“王爷……”

侍卫惊讶，不敢置信地看着突然之间美得仿佛九天玄女一般的花想容。宫里所有人都知道，锦王娶了一个淡薄寡情又与右丞相公孙长卿有染的女子，哪知竟是如此惊为天人。

正看向花想容的萧越寒脸上泛起若有若无的笑意，“王妃免礼！”

说完，他与侍卫直接无视了花想容的存在，转身继续聊着，完全不把她精心的打扮放在眼里。

接下来的几天，花园偶遇的戏码已上演了不下五次，长廊偶遇的戏码也已经不下十次，包括在府门前迎接，在一些很巧合的时刻，她总会出现在萧越寒面前……

花想容渐渐发现，萧越寒这个男人，不能用那些简单粗暴的方式去接近。

晃晃悠悠便又过去一个月，在战斗中越来越有精神的花想容，不仅没有哭丧着脸想要回家，反而磨砺出越来越多的经验。

“王爷……”这天，萧越寒刚刚回到府中，经过后花园回他自己住的清沉园时，在后花园门前守着的小厮快步上前，“您今天确定还要走这条路吗？”

“怎么？”萧越寒眼里夹杂着让人难解的笑意，看向小厮。

“王妃一个时辰前已经坐在后花园的鱼池边上……说是要钓鱼……”

“钓鱼？”萧越寒似笑非笑地缓步走了进去。

“王爷，王妃天天都这样等着您，您不觉得有点……”

“连你们也觉得，她变了？”

“王、王爷……”

萧越寒勾唇淡淡一笑，并未理会小厮，转身进了后花园。

当看到那个脱了鞋袜，将一双脚都泡在水里，手里握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鱼竿却根本没专心钓鱼的花想容时，萧越寒兴致盎然地问：“王妃可是在钓鱼？”

“呀？王爷……真巧啊！”花想容连忙将脚从水里伸了出来，也不穿鞋子，就那样踩在冰凉的地上。

萧越寒垂下眼，眼里的颜色渐渐转深。

花想容撇嘴一笑，男人的那点心思，真是再简单不过了。

“王爷今日不忙？”花想容明媚地笑着。

“不忙。”萧越寒看向花想容的鱼钩，“本王怎么不知，王妃平日有钓鱼的喜好？”

“那只是你没仔细去了解自己的王妃罢了！”花想容对着他眨了眨眼，转身将鱼钩抛入水里。

“没有鱼饵，又是直钩，王妃想等到何年何月才钓上鱼来？”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花想容别有深意地对他甜甜一笑。

“何解？”萧越寒半眯起眼。

“妾身钓的不是鱼，而是想钓上一个薄情郎、负心人……”花想容突然收起笑，对着他眨了眨眼睛，“妾身想钓的，是王爷的心……”

萧越寒眼里的玩味更浓，突然一道光芒闪过，他移步到花想容身侧，修长的手指轻轻挑起她的下巴，俊朗如神的脸渐渐靠近。

花想容一愣，没想到他会这么主动地靠过来，心里一阵紧张，连忙转开头。

“王妃脸红的模样，还真是美得动人心魄……”萧越寒俯身，在花想容嘴边轻语道：“或许，王妃刚才的话，本王应该好好考虑考虑……”

花想容一震，假意地红了脸庞。

可事实证明，花想容那点自以为是的魅力还是不够。

因为，当天晚上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等着萧越寒前往雪灵园与她共度春宵的花想容，坐在桌前一直等到黎明，也没听到铃铛在外边通报说王爷来了。

第二天一早，花想容顶着一双熊猫眼，愤恨地得到了一个消息，萧越寒昨天晚上在侍妾钰茗的茗香园里下棋，随后便去了岚侧妃的芙蓉园过夜，偏偏就是没有来她这里。

虽然花想容不在乎，但她还是恨得牙痒痒。

既然萧越寒摆明了不想顺着她的心思，她偏偏也不顺他的意愿，她笑，她得意地笑，她继续钓鱼，继续在花园里欢快地乱转。

但是，萧越寒每次都仿佛没看到她的存在一样，直接路过。

她不得不承认，萧越寒的确是个很聪明很狡诈兼极度腹黑的男人，他明明看出了一切，却根本不上前与她对战，放任她每天自己跟自己斗气，直到累得睡着。

直到……

有一天，机会来了！

东寻国建元三十五年，正月初一，举国欢庆。

听说，每年府里最忙碌的时候就是一月和二月。因为正月初一的晚上，锦王府会举行盛大的宴会，款待宾客。

锦王很慷慨，每年春节，都会命东寻国内最大的布庄为府里的所有人赶制新衣。虽然下人的衣料不是上等的，但在平民百姓中绝对算很好的。

正月初一晚上，岚侧妃和侍妾钰茗都有所准备，不是弹琴就是作诗作画。如果当天晚上还能把萧越寒弄到自己的园里去过夜，便预示着这一年，那个人都绝对会受宠，而且还会得到很多赏赐，也许还能把花想容踢下去，坐上正妃的位置。

不得了！花想容在心里长叹，这萧越寒分明就是把自己的王府当成后宫了！难不成他父皇不知道？

另外，二月十六日是东寻国皇帝建元帝的五十岁寿辰，所以眼下这两个月绝对是最忙碌的。

当然，花想容也忙着准备自己的绝活，好在正月初一的晚上找到机会，成功吸引萧越寒的视线。

她连夜画出新衣，又叫铃铛派人去准备一些必备的物品，至于是什么东西，暂且不谈。

正月初一，整个锦王府笼罩着浓浓的喜气，热闹的气氛延续到酉时。

直到戌时，锦王府左侧的别院才陆续走进宾客与家眷。

然后便是岚侧妃与那一身白衣的侍妾钰铭，随即到来的是锦王萧越寒。

萧越寒依然风流倜傥，不笑时宛如冰山，浑身带着让人忽略不掉的王者霸气。

岚侧妃身着紫红色芙蓉锦缎长衫，盘云髻上斜插了三支凤头金钗，昭示着她渴望当上王妃，甚至当上未来皇后的野心。钰铭身上的衣料是上等的纺纱，梳着万分精致的峨眉髻，上面斜插一支金步摇，走起路来缥缈出尘。

又过了一会儿，所有人的目光渐渐从萧越寒身旁的两位佳人身上移至空荡荡的王妃位置。

没错，眼下菜都上齐了，所有人已经想要说祝贺词了，锦王妃花想容却迟迟未到。

坐于下首的人皆不敢出声，却又都小心地抬眼看着萧越寒，见他眼里并无波澜，仿佛对王妃的不懂礼节不甚关心。一旁的岚侧妃笑得花枝乱颤，钰茗则一直看着眼前的酒杯不语。

“禀报王爷，王妃派人过来说偶感风寒，不方便出来见客，请王爷与各位主子不必等她。”这时，有小厮走进来禀报。

萧越寒嘴边一直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没人看到他眼中微微泛出的冰冷。他看向身旁空荡荡的王妃位置，心里隐约有怒意。

之后，突然有人提议，让萧越寒身旁的两位佳人一展才华。

萧越寒应允之后，岚侧妃率先站出来，让人将古琴备上，弹了一曲她当年在家里吸引住萧越寒的那首曲子。

一曲终了，萧越寒微微一笑，仿佛赞赏，眼里却了无笑意，只赏了岚侧妃一颗珍贵